



“重阳节”特别策划

孝有新声

(CFP图)



登高

向贤彪

国人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。泉州的朋友来电催:“重阳节,来泉州登山吧!”一瞬间,脑海里闪现出明代诗人王灿的诗句:“黄花应笑关山客,每岁登高在异乡。”不觉想起前些年在泉州工作时登山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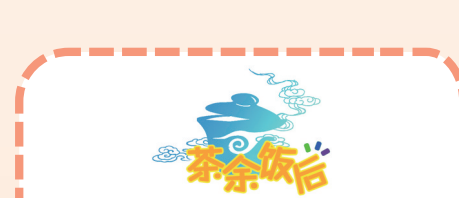
从小就喜欢登山,登得最多的是老屋后面的山。登上山顶,面对山下的阡陌房舍,放开嗓门大喊“我来了!”声音久久在山谷回荡。18岁离开家乡后,客居他乡,最喜爱的运动项目还是登山,而登得最多的是泉州的山。

山中树木记得我。山被苍翠绿色包裹着,绿是它的底色。漫山遍野的古树名木,塔松、红枫、刺柏、刺桐……数不胜数,把山径、峰峦、岩石、庙宇、亭榭渲染得错落有致。

山中清泉记得我。登上山,到处可见清冽的甘泉,奔泻而下,形成蔚为壮观的“泉窟观瀑”胜景。难怪这里有“清源”“泉山”之称,泉州也因“泉”而得名。“第一洞天”下面,有一组泉从石山缝隙里涌出,注入一尺见方的石孔中,这便是著名的“虎乳泉”。

青山不语,自有春秋。登山的过程是美的——用脚步丈量山径,用眼睛寻觅风景,一呼一吸间,体味山风的温柔,一饮一啄中,品尝山泉的甘冽。

每次登山,向上而行之时,我都会在心底记起台湾作家张晓风在一篇散文中的话:“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?”



闽南志书里的重阳

- 清·乾隆《泉州府志》云:“九日:登高,饮茱萸酒,唯士人间行之。”
●《南安县志》:“九月九日重阳节,士人每登高山,饮茱萸酒,此即‘太华峰头作重九,左手持整酒杯’之遗意也。”
●清·道光《晋江县志》:“重阳日不宜雨。谚云:‘重阳无雨一冬晴。’”
●清·乾隆《德化县志》:“冬来晴雨视重阳,云:‘重阳无雨一冬晴。’”
●清·乾隆《鹭江志》:“重阳,是日,士庶多延客往山上饮酒,名曰‘登高’。儿童或制纸鸢在山上风放去,以斗高下,名曰‘放风筝’。”

适度放手,亦是孝顺

陈婉玲(软件开发产品经理)

当我步入而立之年,父母的样子便不忍细看。他们眼角每一道皱纹都烙在我的脑海里,每一根白发都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,是拒绝牺牲式付出。我的母亲是典型的“中国式父母”,世界小得只剩下厨房和我们,她总为我们做饭推掉朋友聚会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,是与父母保持一定的边界。作为一名90后,我成长在时代的风口浪潮里,经历着思想革新,不断重塑内在自我。

“适度放手”的孝,是勇敢告别,这一课是婆婆教会我的。那年,婆婆的母亲病逝,葬礼上一片哀戚。

传统观念,守孝期怎么能远游呢?婆婆的回答我至今记得清楚,她说:“我妈在的时候,我天天陪着她,该做的都做到了。”

守孝是做给别人看的,是当下的陪伴,父母走了,做子女的,得替他们好好活。生活不会等我们准备好才开始告别,父母的老去也是。所以爱别等,孝别迟。

有人说,养孩子,最终是完成一场盛大的告别,我认为,孝也是如此。如今,我渐渐变成了父母的客人,但是彼此情感的克制与牵绊,反而让这份孝顺有了笑声。

孝道,在回望中抵达

邱文韬(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副校长)

今年国庆节,恰逢父亲70岁生日,我们一家人坐上回鄂的动车,穿过横亘闽赣边界武夷山脉长长的隧道,越过环绕湘赣流域江南丘陵起伏的山丘,就回到了老家湖北阳新。

家中姐弟除我一人不在外,悉数在父母身边,因为职业缘故,我诸如中秋、国庆等节日,从未回过老家。父母尤其挂怀出门在外的我,工作之初,父母总爱在周末与我视频。

随着年岁渐长,我才渐渐懂得父母的牵挂与孤独。每次视频时,他们仔仔细细地端详我,林林总总地交代,反反复复地叮嘱。

在网络上,我们有很多“中国式父母”的讨论,却鲜有“中国式子女”的话题。社会关注“留守儿童”,却忽视“留守父母”。

家里姐弟五个,父母总是把满心的担忧和真挚的爱意倾注于出门在外的我身上。尽管父母年老体衰,且对跨地区生活有诸多不适应,但还是坚持把我两个孩子带到上小学,而我们却把多数时间和好的情绪都留给了他人。

回到家已是万家灯火,客厅里早已摆好一桌精心准备的饭菜,每一道菜,父母都在回家前的电话中反复与我们确认。

当我们感受并理解父母的爱时,我们的孝才有价值。《尚书》云:“孝乎惟孝,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。”作为教育工作者,除了给孝道注入尊重、时间与耐心,我们还要将孝道融入个人修养、价值追求与教育体系,关心每一个孩子,教化每一个灵魂,以新时代的价值定义孝的真谛。

约稿:“三言堂”是泉州晚报《清源》副刊重点打造的品牌专栏,获评“中国晚报优秀专栏”“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”。

常回家看看:电话,父亲亦是如此。我知道,他们接起的不只是电话,更是女儿的一份心意。

碎碎念:又逢九月九,一年不知不觉又将溜走。最近几天望着窗外渐凉的秋色,我总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。

塘瓷杯: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,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20世纪70年代,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

旧物志:缝纫机、收音机、搪瓷杯、老照片。每一件旧物,都承载着岁月的记忆。

不打折扣的孝心

陈嘉奖(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)

世间的情义,并不在豪言壮语里,而藏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中。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,让我重新思考“孝心”二字的分量。

那天,我陪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杨总,与建筑公司的洪总见面。办公室里,当我们品茶边谈生意时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忽然推门而入,脚步微颤,径直坐下。

当我们各自猜测事情的蹊跷时,到了晚饭时间,老太太也坐在桌边,对菜色颇有兴致,她一会儿说好吃,一会儿又笑着要加盐。

杨总听罢,沉默片刻,忽然笑道:“洪总,孝心十足,不打折扣。不过,我的产品,要打折——立马减价百分之五。”

有些生意靠算计,有些成交靠真诚,而有些信任,则建立在一份孝心之上。“孝”字,古人释义为“善事父母”。

在价值常被价格衡量的今天,仍有一些价值是无可取代的。我想,杨总之所以动容,进而给出折扣,正是对洪总的人生态度的投资。

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,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20世纪70年代,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

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,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20世纪70年代,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

塘瓷杯

周国球

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,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20世纪70年代,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

父亲于20年前的重阳节离去,我一直珍藏着他生前最爱的搪瓷杯。20世纪70年代,刚满十二岁的我去镇上读初中。